

心有千千结

琼瑶全集 19

言情小说经典·琼瑶作品全集

19

心有千千结

写在花城出版社 “琼瑶全集”之前

一九八八年，台湾开放了大陆探亲，我带着一份无法言喻的欣喜，回到大陆，一口气跑了十几个省，由北到南，由城市到乡村，走了许许多多的地方。这样一趟旅行之后，才知道我的小说，在大陆竟然拥有很多的读者，这对我而言，真是一件莫大的喜悦，对我的写作生涯，也是一项大大的鼓励。每当我来到一些偏远的城市，走在大街小巷中，都有闻风而至的读者，拿着我的书来找我签名时，我就深深的感动了！以前，我常常怀疑，我这么孜孜不倦的写作，让我的青春，我的大好时光，都消磨在书桌上，写出的作品，自己也不是很满意，这样的一生，到底是值得还是不值得？这种疑惑，此时也得到了解答，我终于感到不曾虚度此生，而且微微的自傲起来了。虽然，那些坊间出版的“琼瑶著作”，全都是盗版的，我也不太在意了。只是，看到很多书都印得粗制滥造，内容往往错字百出，而觉得十分心痛！

为了扼止这种现象，我开始授权给大陆的出版社，正式出版我的作品。“作家出版社”就是在此时和我签约的。但是，即使我授权后，这些盗版书仍然猖獗，假冒书也依旧到处可见。有权的“作家出版社”也拿这种情形无可奈何。所以，当我和“作家出版社”的约满以后，我实在不愿意继续签约。两年以来，我的书就在“无授权”的状态下，出版得乱七八糟。我每次看到假冒书的时候，难过的程度已非笔墨所能形容。逐渐的，我当初那种感动情绪，都被这种“痛苦”所取代。对于中国大陆的“著作权”观念，也到了“心灰意冷”的地步。

这两年之间，有许多的出版社和我陆续接触，都想出版我的“全集”。我一直提不起很大的兴致，只怕“授权”后同样紊乱。其中，以“花城出版社”和“云南人民出版社”最为积极。“花城出版社”的肖建国先生表示，只有以好的品质，好的印刷，好的编排，好的纸张……以及“真实的授权”，“完整的出版”来打击那些非法的盗版和假书。这个做法，使我动心了。于是，今天，“花城出版社”终于得到我的“独家授权”，出版我一整套的“琼瑶全集”。我写作到今天，一共写了五十部小说，要一口气出版五十部书，真是一件大事。

我希望，这套书出版以后，盗版和假书可以彻底消失。我是个自我要求非常严格的人，写作

的态度一向真诚。有时，为了两三个字的推敲，常常彻夜不寐。有时，为了一些错误，也常常自责不已。我经常对朋友说，我虽然写得不是很好，但是，我一定尽我的全力。不论“好”与“坏”，都是我自己的，都是“真实的琼瑶”。每出版一本书，我都是战战兢兢，如履薄冰的，生怕我让我的读者失望。在我这样的写作心态下，那些不堪入目的假冒书，对我真是一件“残忍”的事！我希望，“花城”这套“琼瑶全集”，可以恢复我对中国大陆读者的感动和信心！希望那些爱护我，鼓励我的朋友们，看到的都是我的“真迹”！这些希望，其实都好“简单”，不是吗？“希望”它不会变成只是“希望”，“希望”它能“落实”！那就是我的幸运，也是我的读者们的幸运了！

最后，感谢“花城”的编辑们，为这套书所付出的心力！感谢广东旅游出版社的李亚平先生，以及云南人民出版社的程志方先生和欧阳常贵先生，对这套书的支持和协助！

琼瑶

一九九六年元月四日于台北可园

1

午后的阳光静静的照射在医院那长长的走廊上。

江雨薇走上了楼梯，走进走廊，竭力平定自己那有些忐忑不安的情绪，她稳定的迈著步子，熟稔的找寻著病房的门牌，然后，她停在二一二号病房的门口。

病房门上挂著“禁止访客”的牌子，病房里却传来一阵若有若无的咒骂声。她伫立片刻，下意识的拂了拂披肩的长发，整理了一下头上那船形的护士帽。心里迷糊的在想著，这病房里要面对的又不知是怎样一个难缠的病人？做了三年的特别护士，见惯了形形色色的病人，应付过种种类型的难题，她不怕面对这新的“雇主”。但是，刚才，那好心的护士长，曾用那么忧郁而烦恼的声音，对她求救似的说：

“雨薇，你去试试应付二一二号病房的耿老头吧，这怪老头儿进医院三天，赶走了十一个特别护士，如果你再应付不了，我们实在拿他没办法了！”

三天赶走了十一个特别护士！江雨薇对自己默默的摇了摇头，耿克毅，他该是个颐指气使的、坏脾气的、傲慢的老人！一个富豪，自然会养成富豪的习性。而她，无论如何，总得面对眼前的难题，江雨薇，她念著自己的名字，你选择了

怎样一种艰苦的职业呵！

轻叹一声，她昂了昂头，下意识的抬高了下巴，似乎这样就增加了她的骄傲和勇气。略一沉思，深吸口气，她不由自主的竟浮起了一个自嘲似的微笑，了不起做第十二个被赶的人，又怎样呢？于是，带著这满脸的微笑，她敲了敲房门。

门内传来一声模糊的咆哮：

“不管你是什么鬼，进来吧！”

多好的欢迎词！江雨薇唇边的笑意更深了。推开房门，她走了进去，门内，一个坐在轮椅上的老人正面对著窗口，背对著她。她只能看到他那满头乱七八糟的、花白的头发。在他旁边，有个妆扮入时的少妇，正带著满脸的烦恼与不耐，在低声下气的侍候著。江雨薇的出现，显然使那少妇如获大赦，她正要开口向老人报告新护士的来到，那老人却已先开了口：

“是谁？”他问，声音是严厉而带著权威性的。

“哦，”江雨薇仍然沉浸在她自己的自嘲中。“是你的第十二号。”她微笑的说。

猝然间，那老人把轮椅车转了过来，面对著她。江雨薇接触了一对锐利无比的眸子，像两道寒光，这眸子竟充满了慑人的力量。尤其，这对眸子嵌在那样一张方正的，严肃的，而又易怒的脸庞上，就更加显得凶恶了。

“你说什么？”他大声问。

“我说我是你的第十二号，”江雨薇清晰的说，并没有被这两道凶恶的眼神所打倒，相反的，她心中那抹自嘲和滑稽的感觉正在扩大，这老人是个标准的老怪物啊！笑意控制了她整个面部的肌肉，遍洒在她的眉梢眼底。“听说，你三天内

赶走了十一个特别护士，我恰巧是第十二个，把我赶走后，你刚好凑足了一打。”她说，笑著。

那老人怔住了，他那两道不太驯服的浓眉虹结了起来，眼光阴鸷而疑惑的凝视著她。

“哈！”他怪叫了一声：“你好像已经算准了我一定会赶走你！”

“不错，”她点点头。“因为我不是个驯服的小羔羊。”

“嗨！听到了吗？”老人转向身边的少妇，怪叫著说：“这个护士已经先威胁起我来了！”

少妇对江雨薇投过来一个不解的眼光，讨好的对老人弯下腰去：

“好了，爸爸，你不喜欢她，我们再换一个吧！”

江雨薇转身欲去。

“那么，让我去通知那个倒楣的十三号吧！”

“慢著！”老人大叫。江雨薇站住了，回过头来。老人瞪视著她：“服侍我是倒楣的吗？”他问。

“据以前那十一个人说；是的。”江雨薇坦白供认，那满脸的微笑始终漾在她的脸上。

老人微侧著头，斜睨著她，只一忽儿，他眼底忽然掠过了一抹狡黠的光芒，唇边竟也浮起了一丝笑意，一丝近乎孩子气的笑意。他点点头，阴恻恻的说：

“好极，好极！第十二号！你想一开始就摆脱掉我，是吗？告诉你，没那么容易！我不需要第十三号，你留下来，我就认定要你来做这倒楣的工作！”

江雨薇微微的扬了扬眉毛，笑著注视他。

“你决定了吗？耿先生？”

“当然！”老人恼怒的叫。

“那么，我‘只好’留下来了！”江雨薇耸耸肩，做了个无可奈何似的表情。“不过，你还是随时可以赶我走，至于我呢，”她从睫毛下窥视他，悄悄的微笑。“也必须声明一点，如果我受不了你的坏脾气，我也是随时可以不干的！”

“啊呀，”老人怒喊：“你又来威胁我了！”

“不是威胁，”她轻颦浅笑：“我说过我不是个驯服的小羔羊，假如你不喜欢我，你还来得及反悔。”

“反悔！”老人翻了翻白眼，气呼呼的嚷：“我为什么要反悔？我生平就没有反悔过任何已经决定的事情！所以，你休想逃开我！从现在起，你是我的特别护士，听到了吗？”

“好吧，好吧！我看，我只好做你的特别护士了！”江雨薇走向他的身边，抿了抿嘴唇，露出了嘴角的微涡，怪委屈似的说：“谁教我选中了这份职业呢！好了，现在，耿先生，如果我对你的病情研究得不错的话，这时间是你练习走路的时候了！”她从墙边拿起了他的拐杖：“我们立即开始吗？”

他斜睨著她，带著满脸研判的神情，逐渐的，他眼底那抹狡黠的神色消失了。接著，他忽然一仰头，纵声大笑了起来，这笑声来得那么突然，使那一直站在旁边的少妇吓了一跳。她慌忙仆向他，急急的问：

“你笑什么？爸爸，有什么事不对？”

老人继续笑著，推开了面前的少妇，他的眼光定定的望著面前的江雨薇，一面笑，他一面喘著气说：

“好，好，好，我耿克毅是聪明一世，糊涂一时，居然上

了你的当！你这个第十二号！从进门起，你就在对我玩手段！好，好，好，看样子，我是无法赶你走了！但是……”他有力的拍了一下轮椅的扶手：“你这个古怪的精灵鬼！你很能使我开心，我用定了你这个特别护士了！”

江雨薇也跟著笑了起来，看样子，那个第十三号是不必再来了。好难完成的任务，她松了口气。但，她并没料到这老人如此机智，如此精明，他竟能这么快就看透了她，使她不由自主的有些尴尬，脸孔就微微的红了起来。

“好了，”老人收住了笑，眼光锐利的望著她，毫不保留的，从上到下的打量著她，仿佛在衡量一件艺术品的价值，又仿佛在找寻这艺术品的破绽。终于，他满意的点了点头，一本正经的说：“除了第十二号这个名字之外，你还有别的名字吗？”

“是的，”她微笑的说：“江雨薇，雨天的蔷薇。”

“江雨薇。”他沉思的念著这名字。“还不错的名字，只是太柔弱了，与你本人不符。”他挑了挑眉毛，忽然转头去，面对身边的少妇，冷冰冰的说：“美琦，你可以回去了，我用不著你了！”

那少妇如释重负般深吸口气，望了望老人，强笑著说：

“那么，明天我和培华一起来看您！”

“算了！算了”老人不耐的摆摆手：“我不需要你们来看我，我已经有了特别护士了，你们尽管放心吧！我一时还死不了，也不需要你们在我面前献殷勤！”

“爸爸！”少妇颇为难堪的喊，不自然的看了江雨薇一眼：“您怎么这样说呢？我们……”

“我太了解你们了！”老人打断了她，微微一笑。“去吧，去吧，你待在这儿两小时，已经有一百二十万分的不耐烦了，我不想再看到你的第一百二十万零一分的不耐烦！所以，走吧！”

那少妇忍耐的咬了一下嘴唇，江雨薇没有忽略掉她眼底闪过的一丝恨意。到这时候，江雨薇才有时间打量面前这女人，烫得短短的头发，画得浓浓的眉毛，有对相当漂亮的眼睛，和修秣合度的身材，一件剪裁合身的旗袍，粉红色滚著淡蓝的边，同式样的小外套，襟上别著一个水钻别针。这女人浑身都代表著富丽与华贵。只是，在富丽与华贵之中，却混合著某种与她身分谐调的骄矜，高傲，和庸俗。富家的小姐呵！招牌是明写在她脸上与身上的。江雨薇对他们父女间那份微妙的仇恨感到淡淡的惊奇。淡淡的，仅仅是淡淡的，三年的特别护士，接触到太多不同种类的人物，然后，你会发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那样奇怪，感情那样微妙，什么事都不足为奇了！

“好吧！”那少妇拿起了她的手提包，高傲的昂起了她的头，她美丽的大眼睛冷漠的望著江雨薇：“那么，江小姐，我把你父亲交给你了！希望你好好照顾他！”

“你放心！”老人抢著说：“她不会谋杀我！”

那少妇怔了怔，想说什么，终于，她一摔头，什么话都没有说，打开房门，她迳自走了出去。

门关上了，江雨薇转过头来，看著她的雇主。

“你对你的女儿相当冷酷呵！”她率直的说。

“女儿”老人嗤之以鼻。“我没有那么好的命，从来就没

什么女儿！至于美琦，她是我的儿媳妇，她已经等不及我快些死掉了！”

江雨薇瞪视著面前的老人。

“你对所有的人都充满了仇恨的吗？”

老人严厉的回视著她。

“怎样？”他反问：“你想批判我吗？”

“我？”江雨薇自嘲的一笑。“我的身分能批判你吗？我有权利批判任何人吗？”

“你已经批判了！”老人冷冷的说，紧盯著她。“你满脸满眼睛里都写著你对我的不赞同，你不喜欢我，对不对？”

“我是职业性的特别护士，在我的工作范围内，并不包括要去喜欢我的雇主。”

“答得好！”他冷哼了一声，盯著她的眼光显得更加锐利与尖刻了。“我不知道我能对你忍耐多久，我已经开始讨厌你了！”

“你还来得及辞掉我。”

“不，”他虚眯著眼睛，慢慢的摇了摇头。“别梦想，我已经用定了你！现在，”他咬咬牙，大声的说：“你还不执行你的工作，在等什么？扶我起来！我不想一辈子坐在轮椅上！”

江雨薇走上前去，把拐杖递给了他，在搀扶他起来的一瞬间，她的眼光接触了他的，她有片刻的恍惚与迷茫，因为，那苛刻的老人的眼光中，竟有某种十分温柔的东西，当她想捕捉点儿什么的时候，那眼光已经变得冰冷而冷酷了。

“把你的肩膀靠近我一点儿！”他命令的说。

她靠过去，他的手扶住了她的肩，勉强的站了起来，撑

住了拐杖，他费力的移动著身子，大声的咒诅。江雨薇搀住了他的胳膊，多么瘦削的手臂，她怔了怔，难道这老人的生命力并不强？但是，那眼睛里的生命力是多么强韧呵！

“别发呆！”老人从喉咙里低吼，他竟没有忽略掉她那微微一怔。“医生已经宣布过了，我顶多再活一年！”

她愕然的抬头望著他，想看出他话里有几分真实性，立即，她从他眼光里知道，他说的是真的了。

“即使一个月，我也不要成为残废！”他盯著她：“知道吗？扶我走吧！让我走得跟一个健康人一样！”

她用力的搀住了他。一时间，她无法说话，也无法思想，她遇到过各种各样的病人，从没有像这个——耿克毅这样撼动她，震慑她的了！她扶著他行走，一步一步。并不走向生存，而是走向死亡。但是她知道，这个老人要“走”下去！而不要“倒”下去！

2

江雨薇沉坐在床边的椅子上，凝视著那熟睡中的耿克毅。这是她担任这特别护士的第二天下午。

她已经向黄医生和护士长打听过了耿克毅的病情。在耿克毅床头上挂著一个病历牌子，上面只简单的记载著：耿克毅，河北人，六十八岁，男性，病名只简单写著“双腿麻痹”。实际上，他的病是心脏冠状动脉肿大及肝硬化。四天前，他被另一家大医院转送到这儿来，因为他咆哮著说那家医院的设备太差，病房太坏，而这家医院却是全台北著名的“观光医院”。耿克毅在那家医院已经治疗了半个多月，病历也转了过来。一切正像耿克毅自己说的，他，顶多再能活一年。

但是，他的双腿却在惊人的进展下复元。黄医生曾经不解的说：

“换了任何人都无法做到的，反正到头来难逃一死，即使恢复了行走的能力，又能走几天呢？”

江雨薇却深深明白，那怕是一天，是一小时，是一分钟，这老人都要争取“走”的权利。他就是那种人，永不跌倒，永不服输。

现在，老人在熟睡著。整个上午，他被打针、吃药、物

理治疗、电疗……等已弄得疲倦不堪。何况，他又用了那么多精力来咒骂那些医疗设备和医护人员，咒骂他不听指使的双腿，咒骂那辆倒楣的轮椅，还有，咒骂他新雇用的“利嘴利舌”的“特别护士”！现在，他累了，他沉睡在一个梦境里，那梦境是不为人知的吗？他的面容并不和平，那紧蹙的眉头，那紧闭的嘴唇，那僵直而绷紧的肌肉，……这整张脸孔上都写明了；他在一个恶梦中，或者，在那梦境里，他潜意识所惧怕的死亡正在威胁著他吧？是吗？那坚强的面孔在熟睡中显得多忧郁，多苍凉！

她出神的注视著这张脸孔。若干年来，只有病危的人与有钱的病人才雇用特别护士，因此，她的病人往往最后只有两个去处，一个是病愈出院，一个是推进“太平间”。如今，这耿克毅，他将走向何处？黄医生说过：

“等他的双腿再进步一些，他可以出院了，以后，只是按时打针吃药与休息，一年内，死亡是随时可以来临的。”

她希望他能早些出院，她希望他被推进太平间的时候，她不用去面对他。奇怪，她看过多少人死亡，看过多少人被病痛折磨得不成成人形，最后，仍然被推入太平间。初当护士那些日子，她每面临一次死亡，就会食不下咽，会难过，会呕吐，会陪著家属恸哭……后来，当她见惯了，她不再难过，不再动容了，她了解了一件事；死亡是每个人必须面对的，谁也逃不掉。可是，为什么她对耿克毅将面对的“死亡”竟如此不能接受？为什么？她不了解，她完全不能了解。

耿克毅在床上翻了一个身，轻轻的叹了口气，睡梦中的他不再凶恶了，只像个慈祥与孤独的老人。这是初秋的季节，

天气仍然闷热，他的额上微微的沁著汗珠。江雨薇悄悄的站起身来，拿起桌上的一块纱布，她轻轻的拭去了他额上的汗。这轻微的触动似乎惊醒了他，他翻了一个身，嘴里吐出了两个模糊的字：

“若成！”

若成？这是什么？一个人名？一个公司？一个符号？江雨薇愣了一下，再看他，他仍然熟睡著，却睡得更加不安稳了，他的面孔扭曲了，他枯瘦的手指紧抓著被单，嘴里急促的吐出一大串模糊不清的呓语，她只能抓住几个诅咒的句子：

“该死的……浑球……笨蛋……傻瓜……”

连梦里他也要骂人呵！江雨薇有些失笑。可是，忽然间，他整个身子痉挛了一下，嘴里蓦然冒出一声野兽受伤时所发出的那种狂噪：

“若成！”

这一声呼喊那么清晰又那么凄厉，江雨薇被吓了一大跳。她扑过去，他却再度睡熟了，面容渐渐平静下来，他又低低的吐出一句温柔的句子：

“小嘉，留下来，别走！”

小嘉？或是小佳？这又是谁呵？她无心探讨，只是呆愣愣的望著面前这老人的脸孔。留下来，别走！这坚强的老人，在梦中也有若干留恋吗？谁在这人生中，又会一无留恋呢？她沉思著，想得痴了。

于是，就在这时候，老人欠伸了一下身子，突然醒了。他睁开了眼睛，有一瞬间的迷茫，他的眼光立刻接触到江雨薇那对直视著他的眸子。他摆了摆头，迷迷糊糊的，嘟嘟囔囔

的咒骂了一句：

“你是个什么鬼？”

江雨薇一怔，怎的，才醒过来，就又要骂人啊！而且，他居然忘掉她是谁呢！她深吸了口气，望著他，微微一笑。

“忘了吗？我是你的第十二号。”

“第十二号！”他睁大眼睛，完全清醒了过来：“是了！你就是那个机伶古怪的特别护士！”

她嫣然一笑，转过身子，去浴室里为他取来一条热毛巾。这种特等病房，都像观光旅社般有私用的浴室。

“你睡得很好，”她把毛巾递给他，扶他坐起身来。“足足睡了两小时，睡眠对你是很重要的。”她笑著望望他。“在梦里，你和醒的时候一样爱骂人呢！”

他斜睨著她，怀疑的问：

“我说梦话吗？”

“是的，”她笑容可掬。“像小孩一样。”

“哼！”他打鼻孔里重重的哼了一声，警告似的说：“你最好别说我像小孩子！”

“你的戒条未免太多了！”她说，仍然笑著，一面帮他整理著被褥。“你是我碰到的最凶恶的病人，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对你周围所有的人都没有好脾气！”

“你想在我身上发掘什么吗？”他紧盯著她，那眼光又重新锐利起来。“别想在我身上找慈祥温柔等文学形容词，我是著名的铁石心肠！”

“你以为是而已。”江雨薇直率的说。

“以为，你是什么意思？”